

旁白：万历。李甲落第，袋里还有银子，进了教坊。这一进，就是一年。

杜十娘：住一夜，还是住一春？你自己说。



杜十娘：银子先放桌上。人，我要看够。

李甲：我不是来买一夜的。我要住下。



旁白：第一夜。纱落到脚边。她不挡。

杜十娘：看清楚。你留下的若只是银子，这一身明天就收回去。



旁白：她坐上去。朱砂把两个人描在一处。

杜十娘：夹紧。你若只是客人，这一下就该完。你要是人，就留下。



杜十娘：天亮了。你可以走。

李甲：我不走。

杜十娘：那这一年的房钱交给娘。人，交给我。



鸨母：公子出手，院子才像院子。酒、菜、脂粉、节钱，都算你的。

旁白：银子是给院里的。夜里那一层，她没有开价。



旁白：夏。木盆。水从肩上往下走。

杜十娘：一年才起了头。看累了，就用手。



旁白：暑夜。窗开着。她把人拉进来，不多说话。

杜十娘：热。别停。停了，就像客人。



杜十娘：席是做给院子看的。衣裳褪到这里，是做给你看的。

李甲：我还付得起。

杜十娘：付得起的是席。付不起的，你还没看见。



旁白：他睡死了。她把今夜的赏，锁进自己的箱子。

杜十娘：这些不给他花，也不给娘。留着，买我自己出去。



旁白：冬。被掀开一角。人是热的。门外的客，今年没有进来。

杜十娘：外面的人再有钱，这个门也不开。



杜十娘：守岁守的是你。门外那个，让他明年再来。

旁白：门关死。床上没有第三个人。



李甲：空了。亲友的帖，也退回来了。

杜十娘：空了还躺在这儿。你自己说，你是客人，还是人。



杜十娘：娘要赶你。我没赶。脱。

旁白：没银子的夜里，她比有银子的夜里更不饶。



杜十娘：这一下不为钱。为你还敢不敢要我。

李甲：我要。

杜十娘：要到底。别做到一半去想你爹。



旁白：春又来。他在这张床上住满一年。应试的文章没有。院里的账有。

杜十娘：一年，我数过。你的人我认。你爹的门，你自己不敢认。



李甲：家父是布政。那样的门，收不下教坊的女儿。我不是不肯娶，是要等。

杜十娘：门是他的。床是我的。你先认床。



旁白：翠羽、金簪、她一夜一夜藏下的银。锁扣上。

杜十娘：等你有胆子出院，箱子跟我走。在那之前，不许问。



鸨母：公子进院一年。酒、菜、脂粉、节钱，哪一笔不是他的？袋空了还住着。我这院不是放生池。

杜十娘：是我留的。客人进不来，是我把门关的。



杜十娘：十日。三百两。一百是身价，二百算这一年的茶酒。到了，我跟他走。不到，我亲手送他出院。

鸨母：他现在连三两路费都要借。



鸨母：翻悔？我做猪做狗。十天，一天不多。银子不到，人走，你也死了这条心。

杜十娘：有这句话就够了。



李甲：母亲又说了？亲友看见我，都像看见不祥的东西。

杜十娘：羞辱你认。人也认。两件都认，今夜才许你碰。



旁白：期限定了。这一夜不是院里的生意，是她还肯给的。

杜十娘：记住热。十日一过，热就不许你再要。



旁白：京城白日。帖子比人轻，退得也比人快。

李甲：同乡总还有一个肯见我。柳遇春还肯。



柳遇春：你在京里住了一年教坊。应试的文章没有，院里的账有。

柳遇春：谁借你三百两，谁就是帮你把教坊的女儿娶进布政的门。



李甲：遇春，只剩你了。她不是那样的人。

柳遇春：我若有，不用你开口。我没有。就算有，也不拿去买一个回不了家的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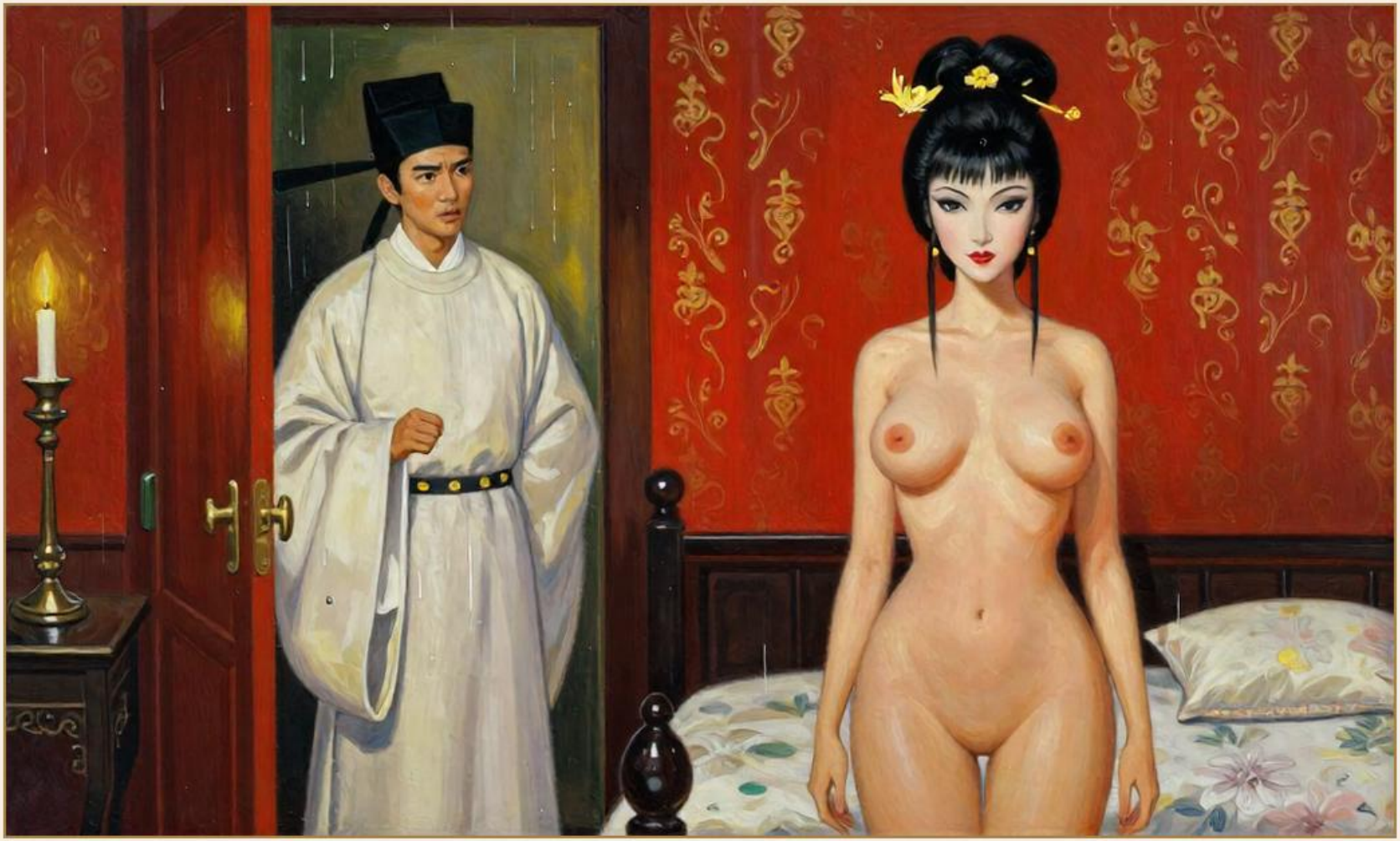
来人：十娘说，第六日了。请你回去。有一句，要当着她的身子说。

柳遇春：人还在等。越等，那句话越不像话。



旁白：第六日。门没响。人是裸的。热留着，像一笔还没到期的债。

杜十娘：你要是敢进，就从这扇门先进来。衣裳不必穿齐。



李甲：亲友不见。遇春说三百两是赶我的借口。我在他那里住了五日，没脸见你。

杜十娘：人倒是湿着回来了。话先别跪。



杜十娘：他说对了一半。另一半在这包里。一百五十两。这一年，一夜一夜攒的。

杜十娘：不是给你跪的。是终身。



杜十娘：别跪。跪到我胸口下面，像我施舍你。

杜十娘：另一半去求柳公子。求他看我的面。人信钱，比信这张嘴快。



杜十娘：银子的事，白天再说。今夜你还是我的人。

旁白：穷过的夜里她要过他。有了银子这一夜，她要得更明白。



柳遇春：她先拿出一百五十两？还让我看她的面？

柳遇春：这个人真有心。我拿老鸨的心量她，量错了。



柳遇春：银子不经你的手。你这人，银子到了会花，难处到了会躲。

柳遇春：我是怜她。你若把她看成能放下的东西，这三百两就是我瞎了眼。



柳遇春：我送到这儿。出来的时候人要全。

柳遇春：有人塞箱子，先问是谁的。无缘无故的东西最会咬人。



鸨母：倒真凑齐了。

杜十娘：娘说过，做猪做狗。银子在这儿。人呢？



鸨母：人可以走。衣裳、首饰、贴身那一层，一件不许带。
杜十娘：衣裳我不要。娘留着，租给下一个。身子你扣不下。



旁白：白衫被风吹开。院里的一层已经留下。人走出来。

谢月朗：一年你不出这个门。我们当是你不肯走。



谢月朗：衣裳被她扣下了。进来。先吃饭，再穿衣服。

旁白：席面简单。没人劝酒。



谢月朗：这些是我们的，你换上。出了京，要有一层能遮、也能掀的。

谢月朗：还有一个箱子。



旁白：描金文具。锁着。重。箱子是她自己的。姐妹只是替她抬。

李甲：这太重了。一路上船，招眼。



谢月朗：招眼的是不锁的东西。锁着，就是一具空箱子。

谢月朗：钥匙贴你自己身上。到了地方再开。



旁白：十娘看了她一眼。月朗不说破。箱里是这一年，不是赠礼。

杜十娘：箱子我收。情我记住。



李甲：父亲那里，我更不敢想。他若知道儿子娶了教坊的女儿，不认我，是轻的。

杜十娘：所以别一下回绍兴。先浮居。怒是一阵风。



杜十娘：今日出院的是你的妻子。不是你买下来、用完可以放下的那一处。

杜十娘：这一年你已经试过我。今夜把妻子两个字做实。



旁白：箱锁朝墙。人没有朝墙。

杜十娘：今晚要的是我。别用眼睛去开那把锁。



李甲：我记得。

杜十娘：记得就把手从锁上拿开。放到我腰上。做到我让你停。



旁白：钥匙回到胸口。箱子一声不响。

杜十娘：这一夜你已经有了。别再要箱子。



旁白：出京前最后一次把热留给彼此。

杜十娘：出了这扇门，你再慌，也别把我换成一句好听话。



旁白：行李少。箱子用布盖着。锁朝里。

杜十娘：人比箱子先走。



旁白：潞河。秋。山在银子外面，路比山贵。
船家：公子，前面过闸。



船家：闸钱、酒钱、纤夫的脚钱。今日这笔，舱里还有没有？

李甲：有。你先去。



旁白：舱不大。箱子占了一个角。人占了另一个。

杜十娘：你在翻什么？



李甲：有，有。你先去。

旁白：船家下去了。舱里那一点底气也下去了。



李甲：在京里觉得三百两是一座山。出了京，才知道路比山贵。

杜十娘：路费尽了？



杜十娘：五十两。路上够了。箱子仍旧锁着。

杜十娘：花在路上叫盘缠。花在人还没到家的时候，叫心慌。



李甲：里面还有？

杜十娘：有也不在这一路用。你要看，先看我。看够了，锁还是锁。



旁白：船一摇，她就坐实。江声盖过床。

杜十娘：记住这个。到了瓜洲，别把今晚换成别人的话。



杜十娘：还要。这一年你学会的，别在一条船上还给我。

旁白：第二回比第一回慢。锁没有响。



旁白：月光照见背，照不见锁。

杜十娘：睡。你一睁眼就会想父亲。想父亲的时候，手容易做错事。



旁白：大船泊定。他们换一只小船，准备次日渡江。

杜十娘：近了才要慢。渡口有人问，你说是监生。



杜十娘：七年月色旧，今夜近江南。锁中何必问，人已出长安。

旁白：声音不高。邻船先看见人，后才想起那是曲。



杜十娘：不要说我是谁。不是我怕。是你那张嘴，一慌就多。

李甲：我不多说。



孙富：不是行院的货，也不是官船。声音却不是民家女子。

孙富：傍晚换船的，一个书生，一个极齐整的娘子。箱子只有一具，锁着。



孙富：请那个书生上岸。要让他觉得遇见的是懂他的人。

孙富：懂他的人，他才肯把怕的事情，连同那个人，一起说出来。



旁白：她觉得有人看。看的不是曲。窗掩上。

杜十娘：有人看你的时候，你先把我这边关上。



旁白：诗送到甲板上。请他若有空，到岸上酒肆看一眼江。

杜十娘：退回去。

李甲：人家一番好意。



孙富：盐没有味道，最懂味道。人缺什么，一坐下来就闻得见。

孙富：你在京里住了一年。够做一篇文章，也够做一件糊涂事。



孙富：你缺一个能把你送进父亲大门的说法。

孙富：邻船那位，我听见她唱。那样的人，不是在家里长大的。



李甲：她是我妻。京里教坊，杜十娘。我在她床上住了一年。三百两赎的身。我不是玩。

孙富：玩倒好办。娶，才难。我出一千两。



孙富：人留在我船上。你拿银子回去，门风还在。

孙富：想一夜。想两夜，就有人把你想成不孝。



杜十娘：谁请的酒？他把我看成一件可以搬上船的东西。你呢？

李甲：邻船姓孙，做盐的。一千两。我没有应死。我说想一夜。



李甲：他的话我一句也驳不回。驳他，就是驳我父亲。

杜十娘：所以你把我带回来，是来听我答应。一年的热，抵不过他三句话。



杜十娘：孙富是个大英雄。一千两，买你的怕。

杜十娘：我去。明日当面兑。兑不清，人不过船。



杜十娘：解释的话，今晚已经够了。你睡。我要梳洗。

旁白：她没有再让他碰。一年里她要过许多夜。这一夜她把热收回去。



旁白：她坐到天明。钥匙放到匣上，又收回胸口。

旁白：天将亮，她才一件一件穿上。穿给两船看。



旁白：严妆不是再给他看的私处。是给两船看的价。

杜十娘：今日谁把我当成货，就当着江面把货单撕给他。



孙富：一千两，足色。人呢？

杜十娘：银子是真的。人也可以走。走之前，当着两船的面，我有东西要处理。



杜十娘：这些值数百金。是我的。这一年藏的，不是你的枕边，也不是他的船舱。

旁白：她抛进江里。没有人敢接。



李甲：我若知箱里有这些，杀了我也不应他。

杜十娘：晚了。你不是不知。你是没有问。珠子若不在，你今日已经把我送过船了。孙富，你一千两买一个听见歌声就想要的人。李郎，你还没看见父亲，只听见一个盐商替他说了几句。百宝归水。人也不留给你们标价。

旁白：一声水响。船头后来只剩开了锁的空箱。下游，柳遇春网起一小匣。只有声音：留给你。水不标价。